

光荣的瓦工



奧爾洛夫作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工 瓦 的 榮 光

奧
杼
肖

爾 洛 夫 作
鳥 譯
陳 插圖
江蘇工業學院圖書館
藏 書 章

東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三 年 · 瀋 陽

編者的話

這本書的作者奧爾洛夫，是蘇聯著名的瓦工，斯達哈諾夫工作者。他今年六十五歲，已經做了五十五年瓦工。在沙皇時代，他十歲就當了瓦工學徒，受盡了磨難和痛苦。

十月革命以後，勞動人民掌握了政權，他積極地參加了祖國的經濟建設工作，並成了本行的能手。他現在住在莫斯科他親手蓋的大樓裏，過着幸福的生活。由於他對人民有巨大貢獻，得到了國家多次獎勵：榮獲了列寧勳章、紅旗勳章和一九五〇年度的斯大林獎金。

本書是作者在紀念自己做瓦工五十週年時寫的。作者通過自己和他的一些伙伴的經歷，扼要地敘述了在沙皇時代的悲慘境遇；也敘述了十月革命後，瓦工對祖國的巨大貢獻，以及他們的勞動是如何地受到人們的崇敬。

本書原名「關於修建工廠和房屋的人」，譯文改用「建築工人的光榮勞動」，發表在「東北中蘇友好」雜誌上，這次出版，除題目改爲「光榮的瓦工」外，在內容上譯者也略有刪改。

我為什麼寫這本小書？

我已經不是第一次寫小書了。從前我寫過一些東西，給我的同行——建築工人和青年工人們，介紹我砌磚的工作方法。這回寫小書就不單是寫給我的同業工人了。因為青年男女們時常問我：值不值得當建築工人？這門職業有什麼樂趣？我寫這本小冊子就是爲了回答這些問題。

社會主義蘇聯需要各種專門人才：從鉗工到鞋匠，從醫生到裁縫，從車工到飛行員，從工程師到廚師，從織工到經濟員，從藥劑師到木工，從教師到泥瓦工。任憑你選擇哪一行，行行都是光榮的。

我們建築工人，積極參加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建設工作：我們修建城市，鋪設鐵路，修築地下鐵道。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我們的工作就更有興趣了。

我喜歡我的本行工作，並覺得非常驕傲。我幹建築這一行已經五十年了。有許多值得回味的事，要說的話可真不少。如果青年讀者們，讀過這本小冊子，能够跟我一樣，選擇高尚的建築工人的行業，那末對我來說，就是最好的褒獎了。

我家祖傳的行業

我住在莫斯科高爾基街六號。這房子是戰前不久蓋起來的。

莫斯科有不少好房子，可是我們住的房子，是最好、最漂亮裏的一個。砌這棟房子的有泥瓦工奧爾洛夫的小組，這一點使我心裏非常驕傲。

我最喜歡在夏季的夜晚，走上我家的涼台，觀賞一下莫斯科的一條主要大街。

這條街道多麼美麗，多麼熱鬧呀！小汽車、無軌電車和公共汽車絡繹不絕，寬廣的人行路上，來往的行人不知有多少！

左邊，可以看到古老的克里姆林宮的鐘樓；斜對面，是莫斯科市蘇維埃大廈。這座大廈，不久以前重修了一次，又加高了兩層。我也參加了這個工程。現在，它旁邊又新修起一棟大樓。我眼瞧着磚牆一天天高起來，泥瓦工們忙忙碌碌地工作着。

修這棟大樓的工人，不少是我的朋友和徒弟。從我家涼台上看工地，看得清清楚楚；有時我耐不住，不由得隔街喊一聲：「朋友，砌的不對頭啊！」那邊修大樓的工人抬頭一望，認出我來，抬手說：「奧爾洛夫同志，請放心，保險沒問題！」

弗拉基米爾省的手工

我的老家是波列茨柯耶村，離弗拉基米爾城（譯註二）十七公里。我們村裏的男人都
是泥瓦工。世世代代已經成為祖傳的行業了。每年春天，男人都到城裏去找「營生」。
我們鄰村的男人都是油漆匠。我們那個地方還有很多當木匠的。

短期到城裏去找營生的農民，叫做「季節工」。我們那地方，老鄉們到城裏去搞修
建，叫做「打季工」。我的父親、祖父和曾祖父都當過季節泥瓦工。

很多年以後，成立了蘇維埃政權，我這樣一個普通泥瓦工也有了學習的機會。在學
習當中我才知道，五十年前，列寧同志就研究過我們弗拉基米爾城季節工的生活。列寧
同志在他的名著「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」裏說：

「弗拉基米爾省波克羅夫縣早已以木匠而著名，這些木匠在本世紀初就已佔居民一
半以上」（譯註二）。列寧同志還註上了一個註解。根據註解材料，我知道了九十多年以
前，僅弗拉基米爾省阿爾貢斯克鎮就約有一萬個季節木工；波克羅夫全縣五百四十八個

譯註一：莫斯科東北方的一個古城。弗拉基米爾省省會。

譯註二：引文中「本世紀初」是指十九世紀初，現在說起來，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事了。

村子裏，做季節木工的村子就有五百零三個。後來，弗拉基米爾省的季節木工更增多了。

在我們老家，建築行業是世代祖孫一脈相傳。直到現在在弗拉基米爾城，還有許多古老的建築物點綴着這座俄羅斯古城。像金門、烏斯賓斯基教堂和第米特列甫斯基教堂等都是八百多年前，十二世紀時建成的。離我們村子七公里遠，有一個著名的波哥留波沃村，那裏也保留下了許多美麗的俄羅斯古代建築物。古老的教堂，現在都變成陳列館了。蘇聯各地人民時常到這裏參觀這些俄羅斯建築工人的勞動古蹟。

據說，那些優美的建築，就是我們老家的泥瓦工們修建的。他們中間，也許有我們奧爾洛夫族裏的先人呢……

再沒有比做木匠生意更賺錢的了

我十歲就開始勞動。這可有年頭了，還是十九世紀的事呢。上邊我已經說過，我們是春天出去謀營生，幹季工。冬天我們回鄉下住。我跟父親大多數是暫時住在莫斯科河對岸的土波良卡區。我們住在地窖裏，鋪着大板炕，上面睡着跟我們爺倆一樣的建築工人。地窖裏的老鼠鬧翻了天……



我們住在地窖裏，鋪着大板炕，上面睡着跟我們爺倆一樣的建築工人。

那年頭，季節建築工人的情況都如此。一般都認為，幹我們這一行只能在夏天。結果，我們的生活就搞得四不像——既不是鄉下佬，又不是城裏客。

管我們的房產主和包工的，他們可發了大財。工人的工資少得可憐。可是誰嫌少，誰就請便——失業的工人有的是，還怕沒人手！

開始獨立工作以前，我們新手得先打幾年零雜。我自己就整整當了六年學徒，可是一門正經東西也沒學會：六年來不是給大家燒火煮飯，就是給包工的擦馬靴。這就是我學到的全部本領。

那時節，我們是靠力氣幹活——用後脊梁搗磚。包工的想盡辦法多賺錢，絲毫也不憐惜我們的勞動。

偉大的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寫了一篇好長詩，叫「誰在俄國生活得好」（譯註）。這

譯註：涅克拉索夫是俄國沙皇時代的民主主義詩人。一八二二年十二月四日生，一八七八年一月八日死。

「誰在俄國生活得好」又譯作「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」。

首詩，對包工的怎樣折磨和剝削建築工人，寫得很真實。

下面就是詩裏描寫的沙皇時代的泥瓦工：他是

……一個哮喘的老鄉，

他頸瘦、焦黃

（鼻子尖尖像死人，

兩手乾癟像草耙，

兩腿消瘦像輻條——

簡直不是人，像隻大瘡蚊）。

可是，這個「像隻大瘡蚊」的人，在沒掉進包工的魔掌以前，却是個魁梧的大漢。他身強力大、機敏靈活，一個人能幹四個人的活。可是包工的還覺得他幹的少。「誰在俄國生活得好」裏的主人公特羅菲，就這樣講他自己的悲慘境遇：

有一天我揹上了磚，

搯了一大堆。

可是遇見了包工的，他說：

「這是怎麼回事兒？」

可是不肯要番種！
一直把那堆大磚頭，
一氣揹上二層樓！



這個狗雜種，足足疊了半點鐘。

我簡直認不出你了，特羅菲！
年青力壯的小伙子，

這麼幾塊磚還值得一揸？」

真是活見鬼！

我嘔了一口氣，對他說：

「如果你說少，掌櫃的，

就請你加上幾塊吧！」

我站着，他往我身上疊，

這個狗雜種，

足足疊了半點鐘。

我自己覺得真够受，

包工的連他的最能勞動的工人都都不珍愛。
他望着特羅菲吃力地抗着十四普

特（譯註）磚，還一個勁兒將他的火。可是特羅菲呢？他當時

……心像鐵錘

在胸脯裏敲。

眼前烏黑冒金花，

脊背疼得像刀刮……

兩腿累得打哆嗦，

從此就大病見萎靡……

包工的呢？他心狠地連眼都不眨！特羅菲累垮了，再拿別人頂替他！

包工的本身並不勞動，他是房主和工人的中間人。一個中等包工的得的純利，足頂百十來個建築工人的工資。無怪當時弗拉基米爾省的農民說「再沒有比木匠生意更賺錢的了」。

舊年頭一去不復返了

工人雖然算做自由人，可是富人們却拿我們當畜牲那樣做生意，也像對待畜牲那樣

譯註：一普特約合十六公斤多些。

對待我們。我們給闊佬們蓋宮殿，自己却睡在地窖大板炕上，跟老鼠在一起混，任憑別人嘲弄。

俄國大作家柴霍甫在他的作品裏，很生動地描述了當時人們怎樣對待建築工人。他的中篇小說「我的一生」裏的主人公波羅茲涅夫，是一個建築工程師的兒子。由於環境的逼迫，他當了油漆工。他這樣敘說他的悲慘生活：

「我們這些普通人受欺、受騙，有時在冰冷的穿堂或廚房裏，一等就是幾個鐘頭；他們侮辱我們，對我們非常粗暴……」接着他又說：

「我們工人們在小鋪裏只能買到臭肉、霉麵和粗茶；在教堂裏，警察東推我們，西攆我們；在醫院裏，小醫生和看護把我們搜刮的一乾二淨，因為我們窮，不能總往他們袖口裏塞錢，他們就欺負我們，連吃飯的碗碟都不給洗乾淨；在郵局裏，連最小的職員也理直氣壯地像吆喝牲口似地吆喝我們：『慢點！擠什麼！』就是看院子的狗，對我們都沒有好鼻臉，特別兇狠地咬我們。」

和我年紀差不多的建築工人，都遭遇波羅茲涅夫這樣罪。我記得：十月革命前，我們建築工人是住在莫斯科特維斯卡亞——雅姆斯卡亞第五段街上。有一次我到特維斯卡亞工地去蓋房子，這段路走十來分鐘就到了。可是忽忽忙忙走過這段路程，不知道得挨警

察官多少次吆喝：「喂，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嗎？馬路上走去！」那時節，咱們工人弟兄們就沒有資格跟「乾淨人」一起走在人行道上啊！

舊年頭像石沉大海，一去不復返

了。現在，工人弟兄們當了主人，驕傲地昂着頭，走在蘇聯城市的大街上……我，奧爾洛夫泥瓦工，現在住在莫斯科的一條主要大街上；房子是蘇維埃政權撥給我的。想當年，這裏的人行道都是我們的「禁區」……

過去真像做了一場惡夢。但是就在

那黑暗的年月裏，俄國建築工人們也在追求着光明和文化。列寧同志在「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」一書裏，寫道：

「都市生活在木工身上打下文化底印記：他們生活得比四圍農民要清潔不知多少，而且以其『文化程度』、『智力較高發展程度』與農民判然不同。……」

「他們在大城市與工業中心工作，如我們曾經看到的，這些大城市與工業中心大大



「喂，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嗎？
馬路上走去！」

提高了他們的文化水平。」

列寧同志就這樣描寫了當時的季節性建築工人！他們的手藝也很高明，是祖孫世代相傳的。

俄國建築工人的技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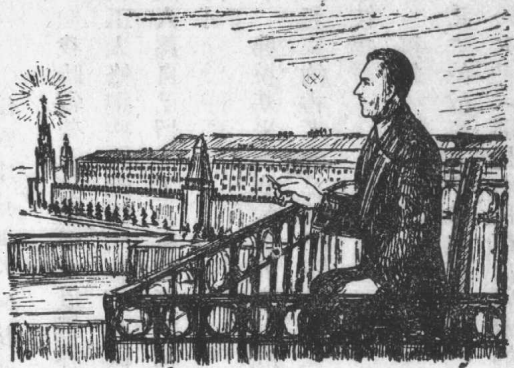
我時常望着莫斯科克里姆林宮，這樣想：修得多麼好看，多麼壯麗呀！俄國建築工人修這些古老的宮牆實在認真。我又聯想到我們老家的建築物。普通的俄國建築工人爲自己留下了多麼美好的紀念物！他們勞動創造出來的建築物已經挺過了多少世代！

弗拉基米爾省的泥瓦工，在八百年前就能夠把牆砌得夏天不怕熱，冬天不怕寒。我們老家的古老建築物，不怕風吹雨打，挺立了幾百年。這充分證明了俄國建築工人的高超技藝。

真的，誰也比不上俄國建築工人！不久以前，我聽到一段關於西伯利亞泥瓦工斯米爾諾夫的故事（斯米爾諾夫跟我年紀相仿，現在還在西伯利亞的鐵路修建部門工作）。有一次，（那是十月革命以前的事）西伯利亞修一座鐵路橋梁。修工的是意大利瓦工。

前面，做的又快又好。

我自己在以後的十幾年中，也和外國建築工人比量過高低。一九三一年，修建「準儀」工具廠時，除蘇聯工人外，還有美國瓦工和德國瓦工。有一次，大家決定競賽一下，看看是蘇聯的操作方法好，還是外國方法好。



我時常望着克里姆林宮，這樣想：修得多麼好看，多麼壯麗呀！俄國建築工人修這些古老的宮牆實在認真。

不知道這些外國人爲什麼背井離鄉跑出這麼遠來，想必是在本國活不成了，才遠走天涯謀生活。意大利瓦工應該說是刻石的能手，時常請他們去修建重要的工程。當時，斯米爾諾夫和他的伙伴們，一有閒功夫就去看外國瓦工幹活。他們看了幾天，覺得自己的手藝不見得比意大利人差。

於是，雙方就決定比量一番：看誰刻的好。代表意大利瓦工的是他們的一個最好的瓦工師傅。代表俄國工人的是斯米爾諾夫。他倆約定刻好一大堆石料。結果，斯米爾諾夫趕在

參加競賽的外國瓦工來了，還跟來了幾個工程師。他們那個小組裏是清一色的好瓦工。我們這一組三個人裏邊有兩個是幫工。結果，我們砌的磚比外國人多了一倍。這就在實際工作中證明出俄國瓦工的砌磚法，比當時所謂的美國砌磚法，要高明得多。

在蘇維埃政權下，每個青年工人，只要他有學習和掌握技術的願望和決心，都能很快地掌握熟練技術。政府負責他的學習和生活費用。開始工作以後，他還可以在小組裏或斯達哈諾夫學校裏學習，不斷提高技術。從前在沙皇時代，我們「學習」的情形，我已經說過了：當了六年學徒，打了六年雜，我才當了正式建築工人，可是能獨立砌磚還是大以後的事哩。

請不要以為我笨、我懶。別人當學徒和助手的年限比我更長。問題不在我們，問題在包工的和工頭身上。他們有意不提升我們。如果够年頭，要提升了，還得送上點「銀禮」才行。

我熬到獨立工作的那一天，心裏真是說不出的高興呀！

莫斯科河對岸，離帕維列茨基車站不遠，有一條僻靜的小街。這條小街對我這個老建築工人有特別的意義。那條街上的一個大院裏，立着一棟普普通通的三層樓房。四十

年前，我砌起了這棟樓房的磚牆。那是我第一次獨立工作。直到現在，我真想到那地方去看看我的「孩子」。真想親親熱熱地拍拍那已變成青褐色的牆壁，問一聲：「喂，老朋友！還挺得住吧？」

這多年，我們倆可都老啦。可是房子還滿頂用。我呢，說實在的，也還不想告老。對建築工人來說，現在正是熱火朝天的時候，修建工程在蘇聯是無窮無盡的。

大規模建設開始了

十月革命前俄國城市的樣子，我記得很清楚。先從莫斯科說起吧。現在寬闊美麗的高爾基大街，革命前叫做特維斯卡亞街，那時又窄，又髒。破爛的馬路兩旁，立着一些舊房子，擠得緊巴巴的。

從前這條大街上沒有中央電報局，也沒有這樣多高大的漂亮的樓房。當人們走過蘇聯部長會議大廈和「莫斯科賓館」大樓時，誰也想不到從前這裏是一片小矮房子——賣雞鴨魚肉的商業市場。

首都市郊的變化，更是驚人。十月革命前，那裏既沒有製造汽車的大工廠，也沒有